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十九

列傳三十九

韋溫

蕭祐

獨孤郁

父及從新書增弟朗子庠

錢徽

父起子可復孫珣從新書增

高鉞

弟銖錯子湘錯子湜

馮宿

弟定從新書增子圖從新書增

封敖

鄭薰

從新書增

韋博

從新書增

韋溫字宏育京兆人祖肇吏部侍郎父綬德宗朝翰林學士以散騎常侍致仕綬弟貫之憲宗朝宰相自有傳溫七歲時曰念毛詩一卷年十一歲應兩經舉登第釋褐太常寺奉禮郎以書判拔萃調補祕書省校書郎時綬致仕田園聞溫登第愕然曰判人高等在羣士之上

得非交結權倖而致邪令設席於庭自出判目試兩節
溫命筆卽成綬喜曰此無媿也調授咸陽尉入爲監察
御史以父在田里憲府禮拘難於省謁不拜換著作郎
一謝卽還侍省父疾溫侍醫藥衣不解帶垂二十年父
憂毀瘠踰制免喪久之

李逢吉辟
置宣武府

爲右補闕忠鯁救時

宋申錫被誣溫倡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
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電而致
聖君賢相蒙蔽惑之咎邪因率同列伏閣切爭之由是
知名大和五年太廟第四第六室缺漏上怒罰宗正卿
李銳將作王堪乃詔中使鳩工補葺之溫上疏曰臣聞

吏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歸於正朝廷所以尊夫設制
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宗廟也伏
以太廟當修詔下逾月有司弛墮曾不加誠宜黜慢官
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則事歸於
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恩不勞百職無曠今慢官不恪止
於罰俸宗廟所切便委內臣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
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羣官有司便同委弃此臣竊
爲聖朝惜此事也事關宗廟皆書史策苟非舊典不可
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得委所司營繕則制度不紊官
業交修上乃止內使羣臣上尊號溫上疏曰德如三皇

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徽號之來乃聖王之末事今

歲三川水災江淮旱歉京師積雪五尺老稚凍仆恐非崇飾徽稱之

時帝深嘉之乃止改侍御史李德裕作相遷禮部員外

郎或以溫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德裕曰此人堅正中

立君子也鄭注鎮鳳翔自知不爲所齒求德門弟子爲

參佐請溫爲副使或以爲理不可拒拒則生患溫曰擇

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鄭注誅轉

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尋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以父

職禁廷憂畏成病遺誠不令居禁職懇辭不拜帝怒曰

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俄兼太子侍讀每晨

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

至少陽院午見莊恪太子溫曰殿下盛年宜蚤起學周

文王爲太子雞鳴時問安西宮太子幼不能行其言稱

疾上不悅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帝曰

溫素避事肯爲我論駁乎須太子王晏平爲靈武刻削

軍士贓罪發帝以智興之故減死貶官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淡

日改撫溫三封詔書帝深獎之樂工尉遲瑋授光州莊

恪得罪召百僚諭之溫曰太子年幼陛下訓之不早到

此非獨太子之過遷尙書右丞吏部員外郎張文規父

宏靖長慶初在幽州爲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省赴人

士喧然罪之溫居綱轄首糾其事出文規爲安州刺史

鹽鐵判官姚勗知河陰院嘗雪冤獄鹽鐵使崔珙奏加
酬獎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勗上省溫執奏曰
國朝已來郎官最爲清選不可以賞能吏上令中使宣
諭言勗能官且放入省溫堅執不奉詔乃改勗檢校禮
部郎中翼曰帝謂楊嗣復曰韋溫不放姚勗入省有故
事否嗣復對曰韋溫志在銓擇清流然姚勗士行無玷
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判鹽鐵案陛下獎之宜也若人
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爲陛下當煩劇者此衰晉之風也
上素重溫亦不奪其操出爲陝虢觀察使民當輪租而
麥未熟吏白
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
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武宗卽位李德裕用事召

拜吏部侍郎欲引以爲相時李漢以家行不謹貶汾州
司馬溫從容白德裕曰李漢不爲相公所知昨以不孝
之罪絀免乞加按問德裕曰親情邪溫曰雖非親昵久
相知耳德裕不悅居無何出溫爲宣歙觀察使辟鄭處
誨爲觀察判官德裕愈不悅池州人訟郡守溫按之無
狀杖殺之明年瘍生於首謂愛婿張復魯曰予任校書
郎時夢二黃衣人齋符來追及漣將渡一人續至曰彼
墳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訣矣
明日卒

既疾召親屬賦綬詩在室媿屋漏因泣下

贈工

部尚書諡曰孝溫在朝時與李珣楊嗣復周旋及楊李

禍作歎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豈至是邪初溫以楊李與德裕交怨及居位溫勸楊李徵用德裕釋憾解慍二人不能用故及禍溫無子女適薛蒙善著文續曹大家女訓十二章士族傳寫行於時溫剛腸寡合人多疎簡唯與常侍蕭祐善

蕭祐者

字佑

蘭陵人少孤貧耿介苦學事親以孝聞

司農

卿李實督官祖祐居喪未及輪召至將責之

會有賜與倩祐爲奏實稱善卽薦於朝終制自處士徵

拜左拾遺累遷至考功郎中祐博雅好古尤喜圖書前代鍾王遺法蕭張筆勢編序真僞爲二十卷元和末進御優詔嘉之授兵部郎中出爲虢州刺史入爲太常少

卿轉諫議大夫踰月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
觀察使大和二年八月卒於官贈右散騎常侍祐閑澹
貞退善鼓琴賦詩書畫盡妙遊心林壑嘯詠終日而名
人高士多與之遊給事中韋溫尤重之結爲林泉之友

獨孤郁

字古風

河南

洛陽

人父及天寶末與李華蕭穎士等

齊名善爲文所著仙掌銘大爲時流所賞位終常州刺史

及字至之爲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
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
華陰尉辟江淮都統李岷府掌書記代宗以左拾遺召
既至上疏陳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
極諫壬辰詔書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賢殿待制以備
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
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
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爲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

歎而臣亦恥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授之精歟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溫故知新可懋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邪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下以堯孔心爲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典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僮卒暴百揆隙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願願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餓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姓悼心失圖臣實懼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降霜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此下陵上替怨讟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譴戒以警陛下宜反躬罪已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

苦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兢兢
乾乾以徽福於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爲和氣
矣又言滅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
言爲愚然許卽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竊遲之今
天下雖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
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
之盜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
之軍爲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
虞自可阨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屏屢之
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豈遲疑於改作
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
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爲
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
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邪俄改太常博士或言景皇
帝不宜爲太祖及據禮條上諡呂誣盧奕郭知運等無
浮美無隱惡得褒貶之正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
刺史歲饑旱鄰郡庸亡什四以上舒人獨安以治課加
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甘露降其廷卒年五十
三諡曰憲及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
大齊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爲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

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

郁始生而孤與朗
欲聽之專也子朗郁
育於伯父記

貞元十四年

登進士第文學有父風尤爲舍人權德輿所稱以子妻

之貞元末爲監察御史元和初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

體用策入第四等拜左

新書

拾遺

俄兼史
館修撰

太子司議郎

杜從郁拜左補闕郁與同列論之曰從郁是宰臣佑之

子父居宰執從郁不宜居諫列乃改爲左拾遺又論曰

補闕之與拾遺資品雖殊同是諫官若時政或有得失

不可令子論父從郁竟改他官四年轉右補闕又與同

列拜章論中官吐突承璀不宜爲河北招討使乃改招

撫宣慰使五年兼史館修撰尋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

郎權德輿作相郁以婦公辭內職憲宗曰德輿乃有此

佳婿因詔宰相於士族之家選尚公主者故杜棕尚岐陽公主然帝

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遷郁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館事預

修德宗實錄七年以本官復知制誥八年轉駕部郎中

其年十月復召為翰林學士九年以疾辭內職十一月

改祕書少監屏居卒年四十贈絳州刺史郁有雅名帝

世惜郁弟朗新書朗

朗字用晦由處士辟署嘗居諫官元和中擢右拾遺建

道鹽鐵罷場鹽管權吏除百姓之患不聽請罷淮西用

兵不協旨貶興元戶曹入為監察御史轉殿中十五年

兼充史館修撰遷都官員外郎長慶初諫議大夫李景

儉於史館飲酒馮醉謁宰相語辭侵侮朗坐同飲出爲

漳州

新書
韶州

刺史入爲左司員外郎遷諫議大夫

敬宗初
宦官歐

鄂令崔發雞竿下朗
請誅首惡以正常法揚州節度使王播罷兼鹽鐵使行

賂於中人求復領銅鹽朗上章論之寶祿元年十一月

拜御史中丞二年六月賜金紫之服侍御史李道樞乘

醉謁朗朗劾之左授司議郎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

夫中丞自辟請命於朝時崔晃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

皆丞相之僚舊也敕命雖行朗拒而不納晃竟改太常

博士居中分司東臺其年十月高少逸入閣失儀朗不

彈奏宰相銜阻崔晃事左授少逸贊善大夫朗亦罰俸

朗稱執法不稱乞罷中丞

會殿中王源植貶官朗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即自劾執法

罷去不稱願

敬宗令中使諭之不允其讓文宗即位改工部

侍郎大和元年八月出為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

察使是月赴官

創發背

暴卒於路贈右散騎常侍

郁子庠

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弔客來輒號慟幾絕

亦登進士第大

中後官達亦至侍郎

仕至尚書丞

錢徽字蔚章吳郡

吳興

人父起天寶十載登進士第起能

五言詩初從鄉薦寄家江湖常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

人吟於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

之無所見矣以爲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試之年李

暉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卽以鬼謠十字爲

落句暉深嘉之稱爲絕唱是歲登第釋褐祕書省校書

郎大厯中與韓翃李端輩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遊之

門時號十才子形於圖畫起位終尙書郎

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

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徽貞元初進士擢第從事戎幕

居穀城

王郢善接僑士遊客以財貨饋坐是得罪觀察使樊澤

視其簿獨徵無有乃表署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募武

士於軍澤卒士頗希賞周澈主留事重擅發軍廩不敢

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徵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悅又辟宣

歛崔衍府王師討蔡徵遣采石兵會戰戍還頗驕蹇會

衍病亟徵請召池州刺史李遜署副使遜至而衍死一

軍賴元和初入朝拜左三遷祠部員外郎召充翰林學

以安

士六年轉祠部郎中知制誥八年改司封郎中賜緋魚

袋職如故九年拜中書舍人

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他學士皆高選宜預

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守謙為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字不可益邪銜之十一年

王師討淮西詔朝臣議兵徽上疏言用兵累歲供饋力

殫宜罷淮西之征憲宗不悅罷徽學士之職守本官徒

子右庶子出為虢州刺史長慶元年為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

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

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

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

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榜出渾之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逕以徽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壻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曰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

詩而十人不中選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亦多比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弃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宏寧撫式示殊恩特掩爾瑕庶明予志孔溫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麤通與及第裴譔特賜及第鄭朗等十人竝落

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準開元二十五年赦及第訖所
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尋貶徽爲江州刺史中
書舍人李宗閔劍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
貶徽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
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

相證邪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

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

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舒州得真盜州有牛
田錢百萬刺史以給燕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
他用哉以代貧民租入轉湖州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
徙徽理宣歙宰相以其本文辭進不用戣曰相君宜知
天下事徽江號之治不及知

既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

況其他邪還遷工部侍郎

乃下詔曰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

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眞理古也朕甚
慕焉中代已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
則侵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告
訐及下光武不以單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
之禁皆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
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當事也末代偷巧
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
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
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州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蓋
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誅是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

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迹已彰尙矜介
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以勤恪涖官
而曰務從簡易提紀綱者不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
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
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益
訛禍發萌芽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
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皆行兵興已來人散
久矣始欲道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
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雕刻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
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於薄徒尙念因而化之亦冀去

其尤者而宰臣懼其浸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

垂勸誠之詔遂伸告諭頗用殷勤各自省厥躬與我同

底於道元稹之辭也制出朋比之徒如撻於市咸睚眦

於紳襍徽明年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文

宗卽位徵拜尚書左紀丞會宣墨麻羣臣在廷方大寒

久而仆因上大和元年十二月復授華州刺史二年秋

以疾辭位授吏部尚書致仕三年三月卒時年七十五

贈尚書右僕射徽與薛正倫魏宏簡善二人前死徽撫

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遣徽

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子可復可及新

日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其有公望有方義皆登進士第

善文辭宰相王搏薦知制誥博

得罪翊貶
撫州司馬

可復累官至禮部郎中大和九年鄭注出鎮鳳翔李訓
選名家子以爲賓佐授可復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
丞充鳳翔節度副使其年十一月李訓敗鄭注誅可復
爲鳳翔監軍使所害鄭注傳可復將死女年十四爲祈
免女曰殺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
復求死亦斬之

高鉞字翹之祖鄭賓宋州寧陵令父去疾攝監察御史
鉞元和初進士及第判入等補祕書省校書郎累遷至
右補闕充史館脩撰十四年上疏請不以內官爲京西
北和糴使十五年轉起居郎依前充職鉞孤貞無黨而

能累陳時政得失長慶元年穆宗憐之面賜緋於思政殿仍命以本官充翰林學士二年遷兵部員外郎依前充職四年四月禁中有張韶之變敬宗幸左軍欽從帝宿於左軍翼日賊平賞從臣賜鈇錦綵七十疋轉戶部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充職如故謝恩於思政殿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深納其言又賜錦綵五十疋寶厯二年三月罷學士守本官大和三年七月授刑部侍郎四年冬遷吏部侍郎銓綜之司官業振舉七年出爲同州刺史八年六月卒贈兵部尙書遺命薄葬鈇少時孤貧潔已力行與弟

銖錯皆以檢靜自立致位崇顯居家友睦爲搢紳所重

銖字權中元和六年登進士第署太原張宏靖幕府穆宗卽位入朝

爲監察御史累遷員外郎吏部郎中太和五年拜給事

中七年爲外官監考使八年十月文宗用國子助教李

仲言爲侍講銖率諫官伏閣論曰仲言素行纖邪若聽

用必亂國經上令中使宣諭曰朕要仲言講書非有聽

用也是歲先旱後水京師穀價騰踊彗星爲變舉選皆

停人情雜然流議鄭注姦謀日聞于外銖等犯難論諍

冀上省悟旣奉宣傳相顧失色以其危亡可翹足而待

也明年訓注竊權惡銖不附已五月出爲越州刺史御

史中丞浙東觀察使開成三年就加檢校左散騎常侍

尋入爲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爲河南尹會昌末爲吏

部侍郎大中初遷禮部侍郎判戶部徙太常卿嘗罰禮

卿泣職博士不參集不宜罰小史墮舊典

銖歎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卒元和九年登進士第辟河東府參謀累遷吏部員外郎

大和三年準敕試別頭進士明經鄭齊之等十八人勝

出之後語辭紛競監察御史姚中立以聞詔錯審定乃

升李景王淑等人以爲公六年二月自司勳郎中轉諫

議大夫七年遷中書舍人九年十月以本官權知禮部

貢舉開成元年春試畢進呈及第人名文宗謂侍臣曰

從前文格非佳昨出進士題目是朕出之所試似勝去年鄭覃曰陛下改詩賦格調以正頽俗然高鍇亦能勵精選士仰副聖旨帝又曰近日諸侯章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記以誠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乃以鍇爲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榜出後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填委要室其源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鍇選擢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尋轉吏部侍郎其年九月出爲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觀察

使卒贈禮部尚書欽子湜錯子湘皆登進士第

湜字澄之累官咸通十二年為禮部侍郎時士多由權要干請湜不

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

乃取公乘億許棠蜀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為昭義節度使為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

東都卒億字壽仙棠字文化夷中字坦之皆有名當時

湘字濬之擢進士自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咸

通年改諫議大夫坐宰相劉瞻親厚從兄湜與路巖親善而湘厚劉瞻巖

既逐貶高州司馬僖宗初召為太子右庶子乾符初復為中書舍人

三年遷禮部侍郎選士得人出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

昭義節度澤潞觀察等使終江西案本紀高湜為昭義節度使乾符四

年軍亂被逐未見有湘拜昭義文此自乾符初已下疑皆言湜因與湘連文遂似屬湘其實是湜之歷官也

馮宿

字拱之

東陽人卯歲隨父子華廬祖墓有靈芝白兔

之祥

號孝馮家

宿昆弟二人皆幼有文學宿登進士第徐州

節度張建封辟爲掌書記後建封卒其子愔爲軍士所
立李師古欲乘喪襲取時王武俊且觀其釁愔恐懼計
無所出宿乃以檄書招師古而說武俊曰張公與君爲
兄弟欲同力驅兩河歸天子衆所知也今張公歿幼子
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絕於朝廷外則境土侵逼於
強寇孤危若此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念先僕射
之忠勲捨其子之迫脅使得束身自歸則公於朝廷
有靖亂之功於張氏有繼絕之德矣武俊大悅卽以表

聞由是朝廷賜愔節鉞仍贈建封司徒宿以嘗從建封
不樂與其子處乃從浙東觀察使賈全府辟愔恨其去
已奏貶泉州司戶徵爲太常博士王士真死以其子承
宗不順不加諡宿以爲懷柔之義不可遺其忠勞乃加
之美諡轉虞部都官二員外郎元和十二年從裴度東
征爲彰義軍節度判官淮西平拜比部郎中會韓愈論
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爲歙州刺史入爲刑部郎中十
五年權判考功宿以宰臣及三品已下官故事內校考
別封以進翰林學士職居內署事莫能知請依前書上
考諫官御史亦請仍舊竝書中上考長慶元年以本官

知制誥二年轉兵部郎中依前充職牛元翼以深州不從王庭湊詔授襄州節度使元翼未出深州爲庭湊所圍二年以宿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往總留務監軍使周進榮不遵詔命宿以狀聞元翼旣至宿歸朝拜中書舍人轉太常少卿敬宗卽位宿常導引乘輿出爲華州刺史以父名拜章乞罷改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充考制策官大和二年拜河南尹時洛苑使姚文壽縱部下侵欺百姓吏不敢捕一日遇大會嘗所捕者傲睨於文壽之側宿知而掩之杖死大和四年入爲工部侍郎六年遷刑部侍郎脩格後敕三十卷

新書二
十卷
遷兵部侍郎累封長九年出為劍南東川節度

使檢校禮部尚書完城郭增兵械十餘萬詔分餘甲賜

庸一方便賴開成元年十二月卒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有

以求祐吾不敢廢朝贈吏部尚書諡曰懿有文集四十卷遺命

悉以平生子圖陶韜三人皆登進士第揚歷清顯圖字

連中進士宏辭科大中

宿弟定字介夫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

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子頤牧姑蘇也

定寓焉頤友於布衣間頤帥襄陽定乘驢詣軍門吏不

時白定不留而去頤慙咎軍吏馳載錢五十萬及境謝

之定飯逆旅復書責以貴傲而返其遺頓深以爲恨權
德興掌貢士擢居上第後於潤州佐薛萃幕得校書郎
尋爲鄆縣尉充集賢校理定先時居父憂因號毀得肺
病趨府或不及時大學士疑其恃才簡怠乃奪其職俾
爲大理評事登朝爲太常博士轉祠部員外郎寶厯二
年出爲郢州刺史長壽縣尉馬洪沼告定強奪人妻及
將闕官職田祿粟入已費用詔監察御史李顧行鞠之
獄具上聞制曰馮定經使臣推問無入已贓私所告罰
錢又皆公用然長吏之體頗涉無儀刑賞或乖宴遊不
節緣經恩赦難更科書猶持郡符公議不可宜停見任

尋除國子司業河南少尹大和九年八月爲太常少卿
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
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
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珣對曰此
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邪乃詔升階
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錫禁中瑞錦仍
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尋遷諫議大夫知匭事是歲
李訓事敗伏誅衣冠橫罹其禍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
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在殿門定抗疏論罷人情
危之又請許左右史隨宰臣入延英記事宰臣不樂二

年改太子詹事三年宰臣鄭覃拜太子太師欲於尚書
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禮
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四年遷衛尉卿是歲上
章請老詔以左散騎常侍致仕會昌六年改工部尚書
新書卒諡曰先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
作贈節諷念定所爲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番也見其
國人寫定商山記於屏鄣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子衮
顓軒巖四人皆進士登第咸通中歷任臺省宿從弟審
寬

審

字退思

父子郁審貞元十二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入

爲監察御史累遷至兵部郎中開成三年遷諫議大夫
四年九月出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入爲國子祭酒
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篆額加大周兩字蓋武后時篆
也審請琢去僞號從大唐字從之咸通中卒於祕書監
審弟寬爲起子緘字宗皆進士擢第知名於時緘乾符初歷京

兆河
南尹

封敖字碩夫其先渤海裔人祖希奭父諒官卑敖元和

十年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

江西裴堪
辟置其府

大和中入朝爲

右拾遺會昌初以

司左

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

拜中書舍人

遷工部
侍郎

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

澀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
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
破迴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
籌計指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衛國公守太尉其制
語有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晝
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赦往
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迫
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所賜玉帶以
遺敖深禮重之然敖不持士範人重其才而輕其所爲
德裕不能大用之德裕罷相敖亦罷內職宣宗卽位遷

禮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貢部多擢文士轉吏部侍郎渤

海男食邑七百戶

未幾拜御史中丞與宰相盧商慮囚誤縱死罪復爲工部侍郎

四年

出爲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

初鄭涯開新路水壞其棧

放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蓬果賊依雞山寇三

歷左散

騎常侍十一年拜太常卿

始視事庭設九部樂敖宴私第爲御史所劾徙國子祭酒

復拜太常進

尚書右僕射出爲淄青節度使入爲戶部尚書卒子彥

卿望卿從子特卿皆進士及第咸通後歷位清顯

鄭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歷考功郎中翰林

學士出爲宣歙觀察使前人不治薰頗以清力自將牙

將素驕其謀逐出之薰奔揚州貶棣王府長史分司東

都懿宗立召爲太常少卿擢累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
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於是宦人用階請
蔭予薰却之不肯叙宰相杜悰才其人擬判度支辭又
擬刑部兼御史中丞固辭乃免久之進左丞性愛友糾
族百口稟不充求外遷擬華州刺史輒留中爲倖侍酬
沮後以太子少師致仕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
類多之旣老號所居爲隱巖時松於庭號七松處士云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祖黃裳浙西節度觀察使博
取進士第寢遷殿中侍御史開成中蕭本詐窮得罪詔
與中人籍其財中人利寶玉欲竊取去博奪還簿無遺

貲回鶻入寇以符澈爲河東節度使拜博爲判官久之
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悉浮屠隸主客博言令太暴
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之會羌渾叛以何清朝爲靈武
節度使詔博副之擢右諫議大夫召對賜金紫因行西
北邊商虜強弱還奏有旨進左大夫爲京兆尹與御史
中丞鬻競不平皆得罪下除博衛尉卿出爲平盧節度
使檢校禮部尚書徙昭義卒年六十二贈兵部尚書
史臣曰韋公鯁亮守官犯而得禮蕭子恬於吏隱抑亦
名賢蔚章操韻非高而從容長者郁朗襟槩鬱有世風
三高竝秀於一時二馮爭驅於千里咸以摘英挾藻華

國揚名潤色之能封無與讓壽考垂慶儒何負哉
贊曰伏蒲進諫染翰爲文獨孤韋氏志在匡君馮高諸
子綺繡續紛禁垣擅美渤海凌雲

唐書卷第二百十九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

列傳二百

李訓

鄭注

王涯

王璠

賈餗

舒元興

郭行餘

羅立言

李孝本

韓約

顧師邕

李貞素皆從新書增

李訓

字子垂

肅宗時宰相揆之族孫也始名仲言

字子訓

進

士擢第形貌魁梧神情灑落辭敏智捷善揣人意寶厯中從父逢吉爲宰相以訓陰險善計事愈親厚之初與茅彙等欲中傷李程及武昭事發訓坐長流嶺表會赦

得還丁母憂居洛中

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士有

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

時逢吉爲留守思復爲宰相且深怨

裴度居常憤鬱不樂訓揣知其意卽以奇計動之自言

與鄭注善逢吉以爲然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

長安以賂注注得賂甚悅乘間薦於中尉王守澄乃以

注之藥術訓之易道合薦於文宗守澄以訓練粗難入

禁中帝令訓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入內帝見其指趣甚

奇之及訓釋服在京師大和八年自流人補四門助教

召入內殿面賜緋魚其年十月遷國子周易博士充翰

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

法曲以寵之兩省諫官

給事中鄭肅韓伏諫議大夫李翊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

等伏閤切諫言訓姦邪海內聞知不宜令侍宸扆終不

聽文宗性守正嫉惡以宦者權寵太過繼爲禍胎元和末弑逆之徒尚在左右雖外示優假心不堪之思欲芟落本根以雪讐恥九重深處難得將相明言前與侍講宋申錫謀謀之不臧幾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橫因鄭注得幸守澄俾之援訓冀黃門之不疑也訓旣在翰林解易之際或語及巷伯事則再三憤激以動上心以其言論縱橫謂其必能成事

因改名訓

遂以真誠謀於訓注自是

二人寵幸言無不從而深祕之謀往往流聞於外上慮

中人猜慮乃疏易義六條示於百辟有能出訓之意者
賞之蓋欲知上以師友寵之九年七月改兵部郎中知
制誥充翰林學士九月遷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仍賜金
紫之服詔以平章之暇三五日一入翰林訓既秉權衡
卽謀誅內豎中官陳宏志者自元和末負弒逆之名忠
義之士無不扼腕時爲襄陽監軍乃召自漢南至青泥
驛遣人封杖決殺王守澄自長慶已來知樞密典禁軍
作威作福訓旣作相以守澄爲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
罷其禁旅之權尋賜酖殺之

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
南韋元素河東王踐言於

嶺外已行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
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幾盡

訓愈承恩顧

賜第勝業里賞

資旁

每別殿奏對他宰相莫不順成其言黃門禁軍迎

拜戢斂訓本以纖達門庭趨附之士率皆狂怪險異之

流時亦能取正人偉望以鎮人心天下之人有冀訓以

致太平者不獨人主惑其言

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徭役耗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令

者還爲民既執政訓雖爲鄭注引用及祿位俱大勢不

自白罷因以市恩兩立託以中外應赴之謀出注爲鳳翔節度使俟誅內

豎卽兼圖注約以其年十一月誅中官須假兵力乃以

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戶部尚書王璠爲太原

節度使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大尹事太府卿韓約爲

金吾街使刑部郎中知雜李孝本權知中丞事皆訓之

親厚者冀王璠郭行餘未赴鎮間廣令召募豪俠及金吾臺府之從者俾集其事是月二十一日帝御紫宸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曰金吾左仗院石榴樹夜來有甘露臣已進狀訖乃蹈舞再拜宰相百官相次稱賀李訓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宮禁陛下宜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軟舁出紫宸門由含元殿東階升殿宰相侍臣分立於副階文武兩班列於殿前上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之既還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輕言言出四方必稱賀也上曰韓約妄邪乃令左右軍中尉樞密內臣往視之既去訓召王璠郭行餘曰來受敕旨璠恐悚不能

前行餘獨拜殿下時兩鎮官健皆執兵在丹鳳門外訓
已令召之唯璠從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中尉樞密至左
仗聞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闔者欲扃鎖之爲中人所
叱執關而不能下內官迴奏韓約氣懾汗流不能舉首
中官謂之曰將軍何及此邪又奏曰事急矣請陛下入
內卽舉輦輿迎帝訓殿上呼曰金吾衛士上殿來護乘
輿者人賞百千內官決殿後梁恩舉輿疾趨訓攀呼曰
陛下不得入內

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手搏訓而躡訓壓之將引刀韞中拔至士良

免

金吾衛士數十人隨訓而入羅立言率府中從人自

東來李孝本率臺中從人自西來共四百餘人上殿縱

擊內官死傷者數十人訓持愈急邇迤入宣政門帝瞋

目叱訓內官郅志榮奮拳擊其胷訓卽僵仆於地帝入

東上閣門門卽闔內官呼萬歲者數四元與雖知謀不以告涯日上將

間延英邪而羣須臾內官率神策副使劉泰禁兵五百

人露刃出閣門遇人卽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與方中

書會食聞難出走諸司從吏死者六七百人復分兵屯

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連天子

相與怨嘖帝懼僞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俄而元與

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營急乃自署反狀

詔出衛騎千餘馳成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郿城分掩涯

訓等第兵遂大掠入黎埵羅讓渾鐵胡証等家及賈耽

廟貲產一空兩省印簿書輒持去祕館圖籍蕩然無餘

者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範門尚閉

列兵誰何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

宰相御史中丞久之閤門使馬元贇敗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朝旣而士良白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諸禁兵剽劫未止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楊鎮斬遂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儆之兵乃止帝逼宦官於是下詔暴訓罪等是日訓中拳而仆知事不濟乃單騎走入終南山

投寺僧宗密訓與宗密素善欲剃其髮匿之從者止之乃趨鳳翔欲依鄭注出山爲蓋屋鎮將宗楚所得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入軍別受榜掠乃謂兵士曰所在有兵得我者卽富貴不如持我首行免被奪取乃斬訓持首而行訓弟仲景

新書
仲景

再從弟戶部員外郎元臯皆

伏法

始元臯以屬疏自解得去士良詆奴言事前一昔宿訓第遣人追斬之

仇士良以宗

密容李訓遣人縛入左軍責以不告之罪將殺之宗密

怡然曰貧僧識訓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卽

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宏志嘉之奏釋其罪

是時

暴尸旁午有詔棄都外男女孩嬰相雜厠淹旬許京兆府瘞斂作二大冢葬道左右他日帝頗思訓數爲李石鄭覃稱其才而宦豎愈熾帝未以制居常忽忽不懌每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顏慘不展往往瞋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至棄天下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始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門本姓魚冒姓鄭氏故時號魚鄭注用事時人目之爲水族元和十三年李愬爲襄陽節度使注往依之愬得其藥力因

厚遇之署爲節度衙推從愬移鎮徐州又爲職事軍政
可否愬與之參決注詭辨陰狡善探人意旨與愬籌謀
未嘗不中其意然挾邪任數專作威福軍府患之時王
守澄監徐軍深怒注一日以軍情患注白於愬愬曰彼
雖如此實竒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不如旨去未爲晚
愬卽令謁監軍守澄初有難色及延坐與語機辨縱衡
盡中其意遂延於內室促膝投分恨相見之晚翼日守
澄謂愬曰誠如公言實竒士也自是出入守澄之門都
無限隔愬署爲巡官齒於賓席及守澄入知樞密當長
慶寶厯之際國政多專於守澄注晝伏夜動交通賂遺

初則讒邪姦巧之徒附之以圖進取數年之後達僚權

臣爭湊其門累從山東京西諸軍歷衛佐評事御史又

檢校庫部郎中爲昭義節度副使旣以陰事誣陷宋申

錫守道正人始側目焉大和七年罷邠寧行軍司馬入

京師

金吾將軍孟文亮鎮邠寧取爲司馬不肯行御史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奉天輒還御史

李款閤內彈之曰鄭注內通敕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

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

付法司旬日內諫章十數

始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憚守澄遏其奏劉從諫惡其人

欲因斥去之卽表副昭義節度至九月注進藥方一卷

令守澄召注對浴堂門賜錦綵召對之夕彗出東方長

三尺光耀甚繁其年十二月拜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
起第善和里通於永巷長廊複壁日聚京師輕薄子弟
方鎮將吏以招權利間日入禁軍與守澄款密語必移
時或通夕不寐李訓旣附注以進承間入謁而輕浮躁
進者盈於注門九年八月遷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
士召自九仙門帝面賜告身時李訓已在禁庭二人相
洽日侍君側講貫太平之術以爲朝夕可致昇平兩姦
合從天子益惑其說是時訓注之權赫於天下旣得行
其志生平恩讐絲毫必報因楊虞卿之獄挾忌李宗閔
李德裕心所惡者日爲二人之黨朝士相繼斥逐班列

爲之一空人人惴慄若崩厥角帝微知之下詔慰諭人情稍安訓注天資狂妄偷合苟容至於經畧謀猷無可稱者初浴堂召對上訪以富人之術乃以權茶爲對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園官自造作量給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權茶使又言秦中有災宜興工役以禳之文宗能詩嘗吟杜甫江頭篇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始知天寶已前環曲江四岸有樓臺行宮廨署心切慕之旣得注言卽命左右神策軍差人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以時追賞時兩軍造紫雲樓彩霞亭內出樓

額以賜之注言無不從皆此類也九月檢校尚書左僕

射鳳翔尹鳳翔節度使蓋與李訓謀事有期欲中外協

勢詔月入奏事請僚屬於訓訓與舒元與謀終殺注慮其豪俊為助更擇臺閣長厚者以錢可復為副李敬

彝為司馬盧簡能蕭傑為判官盧宏茂為掌書記舊制

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後寢廢注請復之而王璠

郭行餘皆踵為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通

天犀帶出都門旗干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

葬滌水注奏言守澄國勞舊願身護喪因羣宦者臨送

欲以鎮兵悉禽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

十一月注聞訓事發自鳳翔率親兵五百餘人赴闕至

扶風扶風令韓遼知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宏節勸注殺

賈克中等十餘人監軍使張仲清已得密詔迎而勞之

注驚撓不暇聽

召至監軍府議事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注倚兵衛

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

即赴之仲清已伏兵幕下注方坐伏兵發斬注傳首京

師部下潰散注家屬屠滅靡有孑遺注妻兄魏逢尤佻險贊注為姦數顧

賊為率更令鳳翔少尹遣逢至京師與訓約被誅可復

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清內常侍遼成陽令叔

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軍初未獲注京

司馬梟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羣臣皆賀

師憂恐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至是人人相慶注兩目

不能遠視自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痿弱重腿之疾始李

愬自云得效乃移之守澄亦神其事繇是中官視注皆

憐之卒以是售其狂謀而守澄自貽其患復致衣冠塗

地豈一時之沴氣歟既籍沒其家財得絹一百萬疋他

物稱是注敗前菌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為蠅數萬飛

去宏茂右拾遺妻蕭臨刑詆曰我太后妹奴輩

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宏節勇而多謀始在鄜坊趙儋
節度府為注所辟敬彝為路隋所辟隋卒客江淮以未
赴免因擢兵部員外郎終衛州刺史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

魏廣陽侯罔之裔祖祚武后時諫
罷萬象神宮知名開元時以大理

司直馳傳決獄所
至以仁平稱云

父晃

歷左補闕
溫州刺史

涯博學工屬文往見
梁肅肅異其才薦

於陸貞元八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釋褐藍田尉貞元

二十年十月

紀十一月

召充翰林學士拜右

新書

拾遺左補

闕起居舍人皆充內職元和三年

其甥皇甫湜以賢良
方正對策異等忤宰

相涯坐
不避嫌

為宰相李吉甫所怒罷學士守都官員外郎再

貶虢州司馬

徙為袁州刺史憲宗思之

五年入為吏部員外郎七年

改兵部員外郎知制誥

再為翰林學士

九年八月正拜中書舍

人十年轉工部侍郎知制誥加通議大夫清源縣開國

男學士如故

涯文有雅思承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
橐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

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
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

十一年十二月拜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十三年八月

坐循默
不稱職

罷相守兵部侍郎尋遷

吏部穆宗卽位以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

節度使其年十一月吐蕃南北犄角入寇西北邊騷動

詔兩川兵拒之時蕃軍逼雅州涯上疏曰臣當道出軍

徑入賊腹有兩路一路從龍州清川鎮入蕃界徑抵故

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路從綿州威蕃柵入

蕃界徑抵棲雞城皆吐蕃險要之地又曰臣伏見方今

天下無犬吠之警海內同覆孟之安每蕃戎一警則中外咸震致陛下有旰食軫懷之憂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責也雖承詔發卒心馳寇庭期於爲國討除使戎人芟翦晝夜思忖何補涓毫所以悽悽愚心願陳萬一臣觀自古長策昭然可徵在於實邊兵選良將明斥候廣資儲杜其姦謀險其走集此立朝士大夫皆知不獨微臣知之也祇在舉行之耳然臣愚見所及猶欲布露者誠願陛下不愛金帛之費以釣北虜之心臨遣信臣與之定約曰犬戎悖亂負恩爲邊鄙患者數矣能制而服之者唯在北蕃如能發兵深入殺若干人取

若干地則受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厚利以啗之所以
勸聳要約者異於他日則匈奴之銳可得而出矣一戰
之後西戎之力衰矣穆宗不能用其謀長慶元年幽鎮
復亂王師征之未聞克捷涯在鎮上書論用兵曰伏以
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豺虎之非心囚
繫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列郡釁及賔僚凡在有情孰不
扼腕咸欲橫戈荷戟問罪賊庭伏以國家文德誕敷武
功繼立遠無不服邇無不安矧茲二方敢逆天理臣竊
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罪之師當倡狂失節
之寇傾山壓卵決海灌熒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以常

山燕郡虞虢相依一時興師恐費財力且夫罪有輕重
事有後先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肇亂出自一時事
非宿謀情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然扇動屬城以兵
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必資先討
况廷湊闖茸不席父母之恩成德分離人多迫脅之勢
今以魏博思復讐之衆昭義願盡敵之師參之晉陽輔
以滄易犄角而進易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
在朝廷不爲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忠輒在於
此臣又聞用兵若鬪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
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牒

無所入而以大軍先迫冀趙次下井陘此百舉百全之勢也臣受恩深至無以上酬輕冒陳聞不勝戰越洎涯疏至盧士攻已爲賊劫陷瀛莫州兇勢不可遏俄而二兇俱宥之三年入爲御史大夫敬宗卽位改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鹽鐵轉運使俄遷禮部尚書充職寶曆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就加檢校司空大和三年正月入爲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

悅賜涯等錦綵四年正月守吏部尚書檢校司空復領

鹽鐵轉運使

播代王

其年九月守

新書

左

新書

僕射領使

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職恥爲之屈奏僕射視事
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怒卽建言與其廢禮不如
審官請避位以存舊典帝難之詔尚書省雜議工部侍
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不臣人之
臣也大於其臣雖賤必答拜避正君也大夫於獻不
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古者列國君猶與大
夫答拜所以尊事天子別嫌明微也議者謂僕射代尚
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皆有副貳闕則攝總至著定
之禮則不可越僕射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
四品拜二品開元禮京兆河南牧州刺史縣令上日丞
以下答拜此禮令相戾不可獨據又言受冊官始上無
不答拜者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異雖相承爲故事然
人情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奏李師道前據河南十二
禮便帝不能決涯竟用舊儀

州其究鄆淄青濮州界舊有銅鐵冶每年額利百餘萬

自收復未定稅額觀察使擅有請復係鹽鐵司依建中

元年九月敕例制置從之七年七月以本官同平章事

合度支鹽鐵爲一使兼領之進封代國公新書郡公食邑二千戶乃奏罷京畿權

酒錢以悅衆八年正月加檢校司空門下侍郎宏文館大學

士太清宮使罷度支九年五月正拜司空仍令所司冊命

加開府儀同三司仍兼領江南權茶使十一月二十一

日李訓事敗文宗入內涯與同列歸中書會食未下筋

吏報有兵自閣門出逢人卽殺涯等蒼皇步出至永昌

里茶肆爲禁兵所擒并其家屬奴婢皆繫於獄仇士良

鞠涯反狀涯實不知其故械縛旣急榜笞不勝其酷乃

令手書反狀自誣與訓同謀獄具左軍兵馬三百人領
涯與王璠羅立言右軍兵馬三百人領賈餗舒元興李
孝本先赴郊廟徇兩市乃腰斬於子城西南隅獨柳樹
下涯以權茶事百姓怨恨詬罵之投瓦礫以擊之中書
房吏焦寓焦璿臺吏李楚等十餘人吏卒爭取殺之籍
沒其家涯子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孟堅太常博士仲
翔校書郎其餘稚小妻女連襟係頸送入兩軍無少長
盡誅之仲翔始匿侍御史裴錡家錡執以赴軍仲翔曰
業不見容當自求生奈何反相噬邪聞者哀之
自涯已下十一家資貨悉爲軍卒所分涯積家財鉅萬
計居永寧里乃兩軍士卒及市人亂取之竟日不盡涯

楊憑故第

博學好古能爲文以辭藝登科踐揚清峻而貪權固寵

不遠邪佞之流以至赤族

涯質狀頗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性嗇儉不畜妓妾惡卜

視及他方技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賀

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涯懲革涯條上其制

凡衣服室宇使畧如古貴戚皆不便謗訕鄙然議遂格

然涯年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不能繫去就以至覆

宗

涯家書數萬卷侔於書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保惜

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卽以官爵致之厚爲垣竅而

藏之複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寶之飾

與其玉軸而弃之涯之死也人以爲寃

後令狐楚見帝從容言向與臣

並列者旣族滅矣而露齒不藏深可悼痛帝惻然詔京

兆尹薛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仇上良使盜竊

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爲賣紉妻以病疾免家人給告

涯當貶忽夢涯自提首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

我女驚號墮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困窮昭義
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

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章求示涯等三相罪名仇士良頗

懷憂恐初宦官縱毒凌藉南司及從諫奏論兇炤稍息

人士賴之

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冤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王璠字魯玉父礎進士文辭知名璠元和五年擢進士
第登宏辭科風儀修飾操履甚堅累辟諸侯府元和中
入朝爲監察御史再遷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於鎮州
長慶中累歷員外郎四年以職方郎中知制誥寶曆元
年二月轉御史中丞時李逢吉爲宰相與璠親厚故自
郎官掌誥便拜中丞恃逢吉之勢稍橫嘗與左僕射李

絳相遇於街交車而不避絳上疏論之曰左右僕射師
長庶僚開元中名之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
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曰
百僚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庭禮儀之崇中
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
革此禮謂爲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
當位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
未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卽與欲參何
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處及參賀處或僕射先至
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

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僚詳定事
體使永可遵行敕旨令兩省詳議兩省奏曰元和中伊
慎忝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今李絳所
論於禮甚當逢吉素惡絳之直天子雖許行舊儀中書
竟無處分乃罷璠中丞遷工部侍郎尋罷絳僕射以太

子少師分司東都其弄權怙寵如此

初璠按武昭獄意逢吉德已及罷中

丞乃璠二年七月出爲河南尹

時內殿小兒頗擾民璠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

大和二年以本官權知東都選十月轉尚書左丞敕選
畢入朝三年改吏部侍郎四年七月拜京兆尹兼御史

大夫

自李諒後政條隳數姦豪寢不戢璠頗修舉政有
名鄭注姦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鼎

密與璠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於璠十二月遷左丞判太常卿

事六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八

年李訓得幸累薦於上召還復拜右新書丞璠以逢吉

故吏自是傾心於訓權倖傾朝九年五月遷戶部尚書

判度支封祁縣男謝日召對浴堂賜之錦綵李宗閔得罪璠亦其黨見注求

免解乃其年十一月李訓將誅內官令璠召募豪俠乃授

太原節度使託以募爪牙為名訓敗之日璠歸長興里

第是夜為禁軍所捕舉家下獄李訓傳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魚宏志使偏將

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為相璠喜啟關納之既

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璠見涯患曰公何見引涯曰

君昔漏宋丞相謀斬璠於獨柳樹家無少長皆死璠子

於守澄今焉逃死

遐休直宏文館李訓舉事之日遐休於館中禮上同職

駕部郎中令狐定

及劉軻劉輯仲無頗柳喜

等五六人送之是日悉

爲亂兵所執定以兄楚爲僕射軍士釋之獨執遐休誅之初璠在浙西繕城壕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卽休璠視莫知其旨京口老人講之曰此石非尚書之吉兆也尚書祖名崧崧生礎是山有石也礎生尚書是石有玉也尚書之子名遐休休絕也此非吉徵果赤族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寧餗

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浙東餗往依

之全九器異收卹良厚

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甲科文史兼美

授渭南尉

集賢校理

四遷至考功員外郎長慶初策召賢良選當時名

士考策餽與白居易俱為考策官選文人以為公尋以

本官知制誥

餽美文辭開敏有斷然褊急氣陵輩行李渤為諫議大夫惡其人為宰相言之而李

逢吉寶易直愛餽才得不斥

遷庫部郎中充職四年為張又新所構

出為常州刺史

穆宗崩告哀江南道拜常州刺史舊制兩省官出使得朱衣吏導前餽赴州猶

用之觀察使李德裕敕吏還快快為憾

大和初入為太常少卿二年以本

官知制誥三年七月拜中書舍人四年九月權知禮部

貢舉五年榜出後正拜禮部侍郎凡典禮闈三歲所選

士七十五人得其名人多至公卿者七年五月轉兵部

侍郎八年十一月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九年

上已詔百官會

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餽自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餽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爲御史能默默邪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俸不勝恚求出四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

史浙西觀察使制出未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進金

紫階封姑臧男食邑三百戶未幾加集賢殿大學士監

修國史

既得位曾李宗閔得罪而指儉特爲黨斥去之

其年十一月李訓事發

兵交殿廷禁軍肆掠餽易服步行出內潛身人間翼日

自投神策軍與王涯等皆族誅

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可休矣餽

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回奈何劉蕡以賢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爲禍亂根本而餽與馮宿龐嚴爲考功畏避不敢聞竟罹其禍餽雖中立自持然不能以身犯難排斥姦纖

脂韋其間遂至覆族逢時多僻死非其罪世多寃之

舒元興者江州人

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卽警悟去客江夏節度使郗士美異其

秀特數

元和八年登進士第

元興舉進士見有司劍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

炬食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

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

夫宰相公卿非賢不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

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

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

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

紫筭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又言求士不宜限數今

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

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釋褐

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台令格可乎俄擢高第

諸府從事

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大和初入朝爲

監察轉侍御史

無所縱

初天寶中元宗祀九宮壇次

郊壇行事御署祝版元興爲監察監祭事以爲太重奏

曰臣伏見祀九宮貴神祝版九片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而貴神以九宮爲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數其名號太一天一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爲天子豈可反臣於天之子男邪臣竊以爲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下當合稱皇帝遣某官致祭於九宮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雖愚瞽未知其可乞下禮官詳議從之尋轉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奇才銳於進取乃進所業文章乞試効用

大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
人作奏起逆旅卒為名臣今臣備位於朝自陳文章凡
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入又不
露所蘊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
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
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決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拔
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
竊自愛惜文宗得其書高其激叩出示宰相
宰執謂其躁競李宗閔以浮躁五年八月改授著作郎分司東

都時李訓丁母憂在洛與元興性俱詭激乘險蹈利相
得甚歡及訓為文宗寵遇復召為尚書郎九年以右司

郎中知臺雜七月權知中丞事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

史中丞曾帝錄囚元興九月正拜御史中丞兼判刑部

奏辨明審不三月即真是月以本官同平章事與訓同知
侍郎專附鄭注注所

惡舉繩逐之

政事而深謀詭辨熒惑主聽皆生於二兇也

然加禮舊臣外鈞人

譽先時裴度令狐楚鄭單皆為當路所軋致閒處至是悉還高秩

訓竊發之日兵自內

出元輿易服單馬出安化門為追騎所擒送左軍族誅

之元輿為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殿

擢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及誅李訓傳賈餗臨刑憤叱獨元輿曰鼂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

郭行餘者亦登進士第

其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葬

解去擢累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繫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為論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為牧故尹為長史司馬即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間有下車大和初累官至楚州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答

刺史五年移汝州兼御史中丞九年入為大理卿李訓

在東都時與行餘親善行餘數相餉遺至是用爲九列
十一月訓欲竊發令其募兵乃授邠寧節度使訓敗族
誅

羅立言者

宣州人

父名歡貞元末登進士第

魏博田宏正表佐其府改

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
豪大賈所占下今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闊陬號於衆曰
有不約爲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
有役設鑣絕汴流姦盜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狀加朝
散大夫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宴賓客列寶厯初
倡優如大府人皆惡之以是稀遷然自放不衰

檢校主客員外郎爲鹽鐵河陰院官二年坐糴米不實

計贓一萬九千貫鹽鐵使惜其吏能定罪止削所兼侍

御史大和中

由廬州刺史

爲司農少卿主太倉出納物以貨

厚賂鄭注李訓亦重之訓將竊發須兵集事以京兆府多吏卒用立言爲京兆少尹知府事訓敗曰族誅長安縣令孟瑄貶硤州長史萬年縣令姚中立朗州長史以兩縣捕賊官受立言指使故也初立言集兩縣吏卒萬年捕賊官鄭洪懼禍託疾旣而詐死令家人喪服聚哭姚中立陰知其故恐以詐聞不免其累乃以狀告洪之詐仇士良拘洪入軍洪銜中立之告謂士良曰追集所由皆因縣令處分子何罪也故中立坐貶洪免死

李孝本者宗室之子也

元和時
第進士

累官至刑部郎中而依

於訓注以求進舒元興作相訓用孝本知臺雜權知中

丞事最預訓謀竊發之曰孝本從人殺內官十餘人於

殿廷知事不濟

李訓傳易綠帟猶金帶以帽障面

單騎走投鄭注至咸

陽西原爲追騎所捕族誅之坐訓注而族者凡十一家

人以爲冤

韓約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畧涉書有吏幹歷兩池榷鹽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

安南都護再遷太府卿大和九年代崔鄴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居四日起事約由錢穀進更安南富饒地聚貲尤多李訓傳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顧師邕字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李訓薦爲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訓按邊旣行命師邕爲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李貞素嗣道王寶子性和裕衣服喜鮮明漢陽公主妻以季女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吾衛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史臣曰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權古先后王率由

茲道而遂能息人靖亂垂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
工良奕同枰而獨勝蓋在得其術則事無後艱昭獻皇
帝端冕深帷憤其廝養欲鏟官居之弊載澄刑政之源
當宜禮一代正人訪先朝耆德修文教而厚風俗設武
備以服要荒俾西被東漸皆陶於景化柔祇蒼昊必降
於禎祥自然懷德以寧無思不服況區區宦者獨能悖
化哉故豎刁易牙不廢齊桓之霸韓嫣籍孺何妨漢帝
之明蓋有管仲亞夫之賢屬之以大政故也此二君者
侍御闡寺得其道也而昭獻忽君人之大體惑纖狡之
庸儒雖終日橫經連篇屬思但得好文之譽庸非致治

之先且李訓者狙詐百端陰險萬狀背守澄而勸酖出
鄭注以擅權祇如盡隕四星兼權八校小人方寸卽又
難知但慮爲蚤蝨而採溪蓀翻獲螾蜒之患也嗚呼明
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濺黃門兵交青瑣苟無藩后之勢
黃屋危哉涯餽綽有士風晚爲利喪致身鬼域之伍何
逃瞰室之災非天不仁子失道也

贊曰詭旦興周斯高亡秦禍福非天治亂由人訓注姦
僞血赭象魏非時乏賢君迷倒置

新書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沓
舒元與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
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
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

徵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
固言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
天下奇才公等勿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
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
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爲寒心豎毛文
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閣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

